

《百鸟朝凤》的视听语言与文化阐释

尚甜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31日

摘 要

电影《百鸟朝凤》是根据肖江虹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 讲述了民间唢呐技艺的衰落, 本文从镜头、配乐、色彩等方面分析其视听语言, 借助文学人类学视阈下的仪式、符号学等理论, 剖析影片中折射出的中国乡土礼乐文明的消亡、民间口传技艺的传承困境等问题。

关键词

《百鸟朝凤》, 唢呐, 非遗传承, 乡土仪式

Audio-Visu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ong of the Phoenix”

Tianyu Sh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24, 2026; published: July 31, 2026

Abstract

The film “Song of the Phoenixes” is adapted from Xiao Jianghong’s novel of the same name, which tells the decline of folk suona craftsmanship. This article analyzes its audio-visual language in terms of lenses, soundtrack, color and other aspects. With the help of rituals, semiotics and other theo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it analyzes the Chinese local ritual civilization reflected in the film. Problems such as the extinction of China’s rural ritual-music civiliz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dilemma of folk oral skills.

Keywords

“Song of the Phoenix”, Sona,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ocal Ritual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百鸟朝凤》是吴天明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寄托着他毕生的乡土情怀，他的作品长期聚焦于民间技艺与乡土礼俗，因此天然具备民俗纪实的属性。

影片本身聚焦于唢呐这种民间声乐艺术，因此声音叙事在该电影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除了唢呐本身的声音，对于环境音和旁白的使用也都呼应着全片的主题表达。视觉上，这部电影无论是前后的色彩、构图对比，还是长镜头的使用等，都蕴含着创作者的美学表达与文化内涵。此外，唢呐作为该影片的主要物件，不仅仅只是一种民间乐器，在符号学视域下，它更是有着文化与道德双重属性的文化符号，是乡土社会的仪式媒介。同时，唢呐也承载着故事发展的脉络，本文将深挖“唢呐”这一符号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唢呐吹奏作为乡村红白喜事中必备的演奏，其最初发挥着促成情感交融、群体共鸣的产生，进而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作用，唢呐技艺的消亡，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这一民间仪式与乡土礼乐文明的消亡。进入现代社会，不仅唢呐，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这部电影用纪实式的拍摄手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切口。

本文将从视听语言分析进入该电影，并运用符号学与仪式理论来剖析唢呐表演背后的文化内涵，最后引申到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 视听语言分析

导演偏爱大开大合的空间构图，喜欢用黄土高原、戈壁山野等宏大的自然地貌。在这部影片的开头，就是连绵不断的黄土塬，这点明了唢呐艺术诞生与扎根的自然环境，远景镜头中人烟稀疏、交通闭塞的黄土地貌带来的苍凉与萧瑟之感，也提前为整部影片打下了苍凉的基调。影片结尾，也是相似的黄土地景象，开头与结尾对照，不变的黄土地与凋零的唢呐技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苍凉之感更加引人深思。大环境、小人物的构图，展现出土地的宏大和个体的渺小，这也隐喻着唢呐艺人无法掌控时代变迁的无力。

色彩上，影片前期主要呈现出偏黄的暖色调，学艺、生活和环境的镜头，都让人感到温暖和生机，而后期，唢呐班的收入日益减少，天鸣作为班主，他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唢呐班的人都面临着各种生活压力，影片色调逐渐变冷，雨天、日落、夜晚和灰蒙蒙的天空这类阴暗的自然环境频频出现，这都代表着唢呐的命运以及唢呐艺人的风光不再。

吹奏唢呐时的构图也隐喻着唢呐命运的变迁，前期吹奏唢呐的时候，无论是焦三爷带领唢呐班“出活”时的吹奏，还是天鸣与蓝玉在人前展示的镜头，大多采用居中构图，而在与西洋乐队一起演出时，唢呐班子的位置被挤到角落，画面也变得混乱无序，这也代表着唢呐技艺的地位不复从前，传统文化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崩塌了，展现出唢呐技艺从“人人敬之”到“无人问津”的悲情发展历程^[1]。

影片在叙事中加入了旁白，旁白的介入一方面起到了让故事更完整的作用，另一方面，低沉的旁白也让小时候看似繁盛的唢呐发展状况下掩埋着一种悲凉氛围。

影片中，十分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声音，就是焦三爷带领天鸣和蓝玉在地里听鸟叫、学鸟叫的镜头，空灵的鸟叫声让人感受到自然环境的单纯美好，其他的环境音也多是水流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而后期，西洋乐表演的杂乱，机器的轰鸣，城市与工厂环境中嘈杂的背景音，都让人感到焦躁与不安，这样

的变化也契合着影片节奏的变化,呼应着主题: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时代,人们的精神文明要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又该何去何从。

3. 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化表达

“唢呐”在这部电影中具有多重符号意义。表层来看,唢呐是一种民间乐器,但在影片中,“唢呐”这一物件本身,就代表着唢呐技艺的命运,在与西洋乐队产生冲突时,游家班的唢呐在打斗中被毁掉,这也象征着唢呐技艺的衰落。

唢呐在影片中还代表着一种权力符号,在焦三爷传授唢呐技艺时,给徒弟唢呐代表了一种认可,影片中,天鸣和蓝玉正式学艺的标志,都是被焦三爷给予唢呐,后期天鸣成为游家班班主时,焦三爷把唢呐班世代传承的金唢呐交给了他,这表明,唢呐代表着民间的师门秩序,同时也是门派传承的一种权力符号。

此外,金唢呐只能由班主使用,在红白事现场,选择曲目,把控流程等都是班主的权力,同时,金唢呐只能用来吹奏“百鸟朝凤”这一唢呐班最高规模的表演,在葬礼上,有资格被吹奏“百鸟朝凤”的,必须得是才德兼备的乡贤,在整个影片中,除了游天鸣自己一人给焦三爷吹奏的《百鸟朝凤》外,这首曲子只在两个人的葬礼上吹奏过,一位是桃李满天下的肖老师,另一位是心系百姓的窦村长,其吹奏隐含着“百鸟朝凤,德者居之”的道德评判,金庄的查村长去世之时,其子孙跪求焦三爷吹奏《百鸟朝凤》却被拒绝,因为查村长凭借权力发展自己的家族,挤兑其他家族,是德行有亏的。在唢呐未衰落的时候,《百鸟朝凤》的吹奏与否能够对死者在伦理道德方面进行评判,扬善惩恶,维系了乡间的社会秩序[2]。

可见,在乡村社会中,唢呐演奏不仅是一种审美的艺术表演,更是一种伦理教化的载体,传递着尊贤重能的价值观念[3]。

在乡土社会,唢呐还是承载着农耕乡土文明的文化符号,传统乡土社会,婚丧嫁娶和节庆祭祀都离不开唢呐,唢呐的演奏与乡土日常生活是密切绑定的,是属于农耕文明乡土秩序的一种独特听觉符号,后期唢呐的衰败,也代表着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下,传统乡土结构的瓦解。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说,“文化是公共的,因为意义是公共的。”[4]他认为,通过对文化进行深描,能够找到群体的共鸣和文化脉络。该影片的导演就以唢呐为脉络,对中国北方乡土文明的状况与变迁进行深描,完成了对唢呐符号意义与乡村传统文化没落的深层阐释。

最后,如果联系电影创作的情况,唢呐还有另一重隐喻,即创作者的理想寄托符号。对于导演来说,唢呐的命运也代表着文艺电影的命运,唢呐的落寞映射出传统文艺电影在资本化电影市场中的生存困境,焦三爷和游天鸣对于唢呐技艺的热爱和坚守,也代表着现实生活中坚守纯粹艺术,拒绝商业化的文艺工作者们。

4. 仪式中的唢呐表演

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了“仪式过程”的理论,特纳认为,仪式创造了一个“阈限性”空间。阈限指代事物两种状态、阶段之间的临界点,阈限性则是事物处在过渡状态时既不属于旧秩序,又不属于新秩序的模式两可状态。阈限空间指的是位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过渡化的异质空间[5]。仪式人为划出一块脱离日常世俗秩序的专属场地,在这块区域,世俗空间的规则暂时失效,仪式参与者在原本社会结构中的身份会被隐藏起来,日常社会等级和规则被暂时悬置,并在仪式过程中感受到作为共同体的情感联结,这就是特纳所说的交融。

乡村中的红白事都属于人生仪礼,《百鸟朝凤》作为只在葬礼上吹奏的曲子,是乡土丧葬仪式中的一种仪式性表演,日常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结构分明的社会,村长、大家族、农户等贫富尊卑明显,世俗

利益分割明确,但是,在丧礼上,参加丧礼的人都平等地作为吊唁者出现,在影片中窦村长的丧礼上,当《百鸟朝凤》的曲子响起时,所有人都沉浸在曲调的悲伤和对窦村长的缅怀之中,在唢呐声中直面死亡,忘掉了世俗生活中的辈分、贫富等差距,进入一种超越等级、打破隔阂的交融状态,也就实现维克多特纳所说的“存在性的或自生的交融”[6],集体进入一种相同的情感氛围,影片中,围着的人们纷纷落下眼泪也正是这种交融的体现。

这种群体共同的情感经验能够强化群体间的身份联结,如同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说的,共同体是想象的,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难以完全相识,但是共通的文化符号让人们在心中构建出一个想象的整体。“表征的情感技艺也能强化际遇者的情感联结,唤起新的群体认同。”[7]影片中,无双镇金木水火土五个村庄都共享着唢呐这一文化符号,在红白事的仪式上,参与者们共享情感经验与声音符号,而每个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完全脱离这样的人生仪式,仪式中获得的喜悦或悲伤的感受,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认同,进而构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维持乡土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传统乡土社会中,唢呐表演发挥的功能之一。

5. 现实反思:非遗保护

王巨山曾指出:非遗题材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借助视听对象的编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实转换成影像化的存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影片创作者的文化情感和文化精神[8]。的确,《百鸟朝凤》不仅是为唢呐这门传统艺术所奏的挽歌,也是以吴天明为代表的影片创作团队为自身而奏的悲歌[9]。

影片开头,唢呐表演是红白事现场必不可缺的一个展演,然而,影片结尾处,只剩下游天鸣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师父的坟前吹奏《百鸟朝凤》,这样的对比展现着该电影的主题:传统唢呐技艺的衰落与中断,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西洋音乐的竞争,社会形式的变革,唢呐技艺的衰败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以回答但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如何保留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唢呐作为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缺乏纸质材料,也难以仅依靠材料的记录来传承,即便当下有着录音录像等多种辅助技术,但其传承还是依靠师徒口传心授,随着世代变迁,传统民俗场景消失,人们文娱方式改变,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学习这项技艺,其传承注定要探寻新的路径。进入新时代,我国从立法、资金等方面持续完善非遗保护体系,利用新媒体、数字化、市场化等方式来实现活态保护,从影片折射出的唢呐衰落,到当下唢呐登上国风舞台,纳入非遗课程,正是非遗保护落地见效的缩影。

6. 结语

《百鸟朝凤》以唢呐技艺的发展命运作为叙事主线,借助成熟的视听语言,生动地呈现出唢呐技艺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境遇,从文学人类学视阈下的符号理论和仪式理论来看这部电影,更能看出其中折射出的对现代化进程与传统乡土文化的碰撞,总之,这部影片不仅是为唢呐而作的一曲挽歌,更是对乡土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种担忧与回望,导演以影像叙事的方式完成了对唢呐这一传统技艺以及师徒关系、红白事等传统礼乐文化的记录,揭示出非遗传承后继乏力的问题,引发对于传统技艺在当代该如何发展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 杨传杰,唐家路.由电影《百鸟朝凤》看民间技艺的师徒传承及其礼俗[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24(1):137-142.
- [2] 赵忠富.电影《百鸟朝凤》中的太阳意象解读[J].大舞台,2018(3):81-85.
- [3] 陈鲁豫.符号学视域下电影《百鸟朝凤》的本土表达探析[J].电影研究,2024(6):124-126.

- [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阐释[M]. 甘会斌, 杨德睿,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5.
- [5] 雷亚平, 陈啸. 异托邦与阈限的交融——洛夫克拉夫特小说中的空间结构研究[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9(2): 103-110.
- [6] [英]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柳博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8] 王巨山. 影像记忆与文化表达——传播学视角下的非遗题材电影解读[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 36(6): 63-65+70.
- [9] 陈刚. 眼光向下与文化传承——从《百鸟朝凤》看传统文化的困境与传承[J]. 电影评介, 2018(14): 33-36.